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

〔德〕乌尔里希·贝克

〔英〕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 著

赵文书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

〔德〕乌尔里希·贝克

〔英〕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 著

赵文书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德)贝克等著;赵文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现代性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0539-2

I. ①自… II. ①贝…②赵… III. ①社会哲学—文集 IV. ①C9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709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自反性现代化

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

〔德〕乌尔里希·贝克

〔英〕安东尼·吉登斯 著

〔英〕斯科特·拉什

赵文书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539-2

2014年9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定价: 29.00 元

Ulrich Beck ,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Polity Press, 1997

本书根据波利蒂出版社 1997 年版译出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2 总序

位法国诗人兰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兰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始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

4 总序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 宪 许 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前言	1
1 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初探	4
乌尔里希·贝克	
2 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	72
安东尼·吉登斯	
3 自反性及其化身:结构、美学、社群	139
斯科特·拉什	
4 回应与批评	221
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	
索引	273

前 言

写这本书的想法本来是乌尔里希·贝克提出来的。斯科特·拉什在德国期间作了一番思考之后,与贝克二人看到了双方著作中的共同思路。又过了一些时候,吉登斯和贝克才相互对对方的著作有了适当的了解。这种三方交流确立之后,本来各不相干的著作围绕着几个关键主题呈现出很多惊人的相互重合之处。尽管三位作者对自反性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它是重要的共同的关键主题之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久拖不决,已使我们厌倦,而且类似争论到头来毫无结果。不管用什么样的术语来表达,自反性现代化的思想打破了这类争论往往会强加于概念创新之上的束缚。

如果理解恰当的话,破除传统的观念是第二个共同主题。如今,破除传统一说乍看起来显得奇怪,特别是在某些后现代思维强调传统复兴的情况下更显得离奇。然而,破除传统并不是说没有传统的社会——实际上与此相去甚远。这个概念是指一种传统在其中发生了地位变化的社会秩序。在全球性世界大同主义的情境中,今天的传统必须为自己辩护:它们需正常接受质询。在这个方面,尤为重要,包括影响性属、家庭、地方社区及日常生活其他方面的传统在内的现代性的“隐性根基”暴露无遗并需接受公众的

2 自反性现代化

辩论。此中含义深远,影响全世界。

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是第三个共同主题。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们也有不同点,但我们都同意,生态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环境”的关心。“环境”听起来似乎是人类行动的外部情境,但生态问题之所以走向前台是因为“环境”实际上已不再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是受到了人类生活的彻底渗透和重新整理。如果说人类曾经知道“自然”是什么,那么现在则不然。“自然”之物与“生活”之物完全搅在一处,对此已不能再想当然。与受传统统治的生活的许多其它方面一样,在人类必须进行实践决策和道德决策之处,“自然”便转变为行动之域。“生态危机”开掘出一系列的与今日之人类生活的可塑性有着根本关系的问题——即在我们的生活的许多领域内“命运”的隐退。

滋养了后现代观点的人类知识的悖论——在后现代观点中它们往往与认识论的消亡有关——现在可以从更加世俗的社会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今天的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充满了自反性的人类知识,但这并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正好相反:未来日益有别于过去,而且在某些基本方面变得十分具有威胁性。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生存已不再有保证,即使是短期内也是如此,而且这是我们人类集体的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后果。现在,“风险”的概念成为现代文明的中心,这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大多只能建立在“似乎”的基础上。在我们——无论个人还是集体——生活的很多方面,我们必须经常建构潜在的未来,但我们知道这种建构实际上可能妨碍这些未来的出现。新的不可预测领域的出现往往是由企图控制这些领域的努力所造成的。

在这些情况下,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组织的性质和全球系统的构成发生了重大转变。全球化过程加剧的趋势与日常生活中的变化交互作用,并偶然可能成为日常生活变化的条件。许多变化或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最有影响的政策决策并不是来自正式的政治体系这个正统的决策领域。相反,它们塑造并帮助重新界定正统政治秩序的性质。viii

从这些问题的分析中得出了实际的政治后果。这些政治衍生物究竟可能是什么,我们见解不同,诊断各异。社会主义解体后,许多作者认为主动的政治计划已无用武之地,在其著作中明显表露出政治意志瘫痪的苗头,对此我们都不赞成。实际上正好相反,在具有发达的自反性的世界中,对社会形态的质疑是司空见惯的,在很多情况下这正好刺激主动的批评。

本书的格式是这样的:我们每人就自反性现代化中的方方面面各自独立写了一篇长文。尽管我们未有意掩盖我们之间的不同见解,但三篇论文均以上述看法为指导。接下来我们每人又针对另两位作者的文章作出了批评性的反应,这部分文字以与论文排序相同的次序出现在本书的末尾。

乌尔里希·贝克的文章由马克·里特尔(Mark Ritter)从德文翻译成英文。

乌尔里希·贝克

安东尼·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

1 再造政治：自反性现代化 理论初探

乌尔里希·贝克

导言：何谓自反性现代化？

似乎可以这样预测，1989年将作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性日期载入史册。现在我们很清楚，1989年是共产主义世界意外解体的一年。不过，50年后被记住的还会是这一点吗？到那时，东欧和中欧的共产主义民族国家的垮台是否会被解释成与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奥国王储有关呢？尽管西方国家表面上稳定并采取自我放纵的立场，但西方显然已经受到东方国家瓦解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这是一个令人费解而又颇受关注的论点。西方正面临着挑战其社会政治体系的根本前提的诸多问题。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具有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历史性共生现象能否在不耗尽其物质、文化和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在欧洲的回归看作正是对全球一体化过程的反应吗？

既然工业化社会的旧体制正在其成功的过程中解体,那么在冷战结束后“常规”战争又重新被发现的痛苦现实中,难道我们不该得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乃至再造我们的工业文明的结论吗?新的社会契约不正在待产之中吗?

“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1]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2]

如果说简单(或正统)现代化归根到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

因此,现代社会凭藉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当然也削

6 自反性现代化

弱着自然的技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和连续形态。在这个新阶段中,进步可能会转化为自我毁灭,一种现代化削弱并改变另一种现代化,这便是我所说的自反性现代化阶段。

工业社会的活力削弱其自身基础,这一概念使人想起卡尔·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是其自身掘墓人的说法,但它的含义完全不同。首先,创造新的社会形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我重复一遍——资本主义的胜利成果。其次,这也就意味着削弱工业社会结构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由此导致的新格局与业已失败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断言的是,高速的工业活力悄悄地进入了一个新社会,无需初始阶段爆发革命,绕开了政治争论和议会与政府的决策。

- 3 那么,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a radicalization of modernity),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

可以断言的是,不会发生革命但却会出现一个新社会,而这恰恰是简单现代化问题上的两大权威派别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者异口同声认为绝不可能的。在此我们打破的禁忌是把社会变化的潜在性和内在性暗中划等号的做法。从一个社会时代到另一个社会时代的过渡可以是无意的、非政治的,可绕过所有政治决策场所、路线冲突和党派论战,这种思想与社会学的基本信念相抵触,同样也与这个社会流行的自我理解相矛盾。

传统观点认为,它首先是标志着社会剧变的分崩离析和痛苦经历。然而,事实上不必如此。新社会并不总是诞生于痛苦。日益增长的贫困、不断增加的财富和东方对手的消失使问题的类型、相关程度以及政治性质的坐标轴发生了变化。瓦解的迹象、强劲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技术化以及很高的就业保障可以释放出推动或携带工业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风暴。

例如,妇女走出家庭、更多地参与工作受到了所有政治党派的欢迎和鼓励,至少在口头上如此,但它也在慢条斯理的传统职业、政治和个人秩序中引发了剧变。雇佣劳动的时间和契约的弹性化是许多人争取和推动的目标,但总的来说它打破了工作与非工作的旧界线。正是因为这些具有巨大的积累作用的小手段的到来并没有相伴随的大张旗鼓的运动、议会中有争议的表决、有计划的政治对抗,也没有举着一面革命性变化的大旗,所以可以说工业社会的自反性现代化静悄悄地发生了,没有受到仍然在毫不犹豫地继续在老框框中收集旧数据的社会学家的怀疑。这种微不足道的、熟悉的、可取的变化掩盖了其改变社会的程度。人们相信,再多的 4 此类变化也不会产生任何新质的东西。

想得到的 + 熟悉的 = 新的现代性。这个公式听起来矛盾重重,看上去疑窦丛生。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规模广阔、结合松散且结构在不断变化的自反性现代化应得到的不仅仅是慈善的好奇心。从政治上说,这种现代化之现代化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现象。首先,它对整个社会来说意味着难以界定的深层不安全感;同样难以界定的派系斗争在所有层面上展开。与此同时,自反性现代化只包含

8 自反性现代化

一种发展动力；尽管这种动力处于不同的背景下，但却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后果。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和不同的大陆上，与此相接合的有民族主义、大众贫困、各种教派和信仰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可能还有战争和革命，更不要忘了还有灾难性大事件——即狭义上的风险社会的冲突动力——所引发的紧急状态。

自反性现代化当然得在分析上区别于传统类型的社会变化——如危机、社会转型和革命，但它也可能与这些传统的概念相吻合，支持、重叠或强化这些概念表述。因此，我们必须问下列问题：

第一，自反性现代化在何种条件下转化为何种社会危机？

第二，何种政治性挑战与自反性挑战相联系？对这些挑战原则上可有何种回答？

第三，自反性现代化与对抗性。发展—繁荣与社会安定、危机与大规模失业、民族主义、世界性贫困、战争或新的移民浪潮——两者叠加的含义和意义是什么？在国家间比较和不同文化间比较的矛盾格局中，自反性现代化应该如何解码呢？

现代性运用其自身时，它拥有自我控制和自我限制的方法吗？这种方法是否只会在失控的事件旋涡中再释放出一圈旋涡呢？

5 风险社会的自我批评

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考虑到即使工业社会也会被淘汰。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这个概念指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